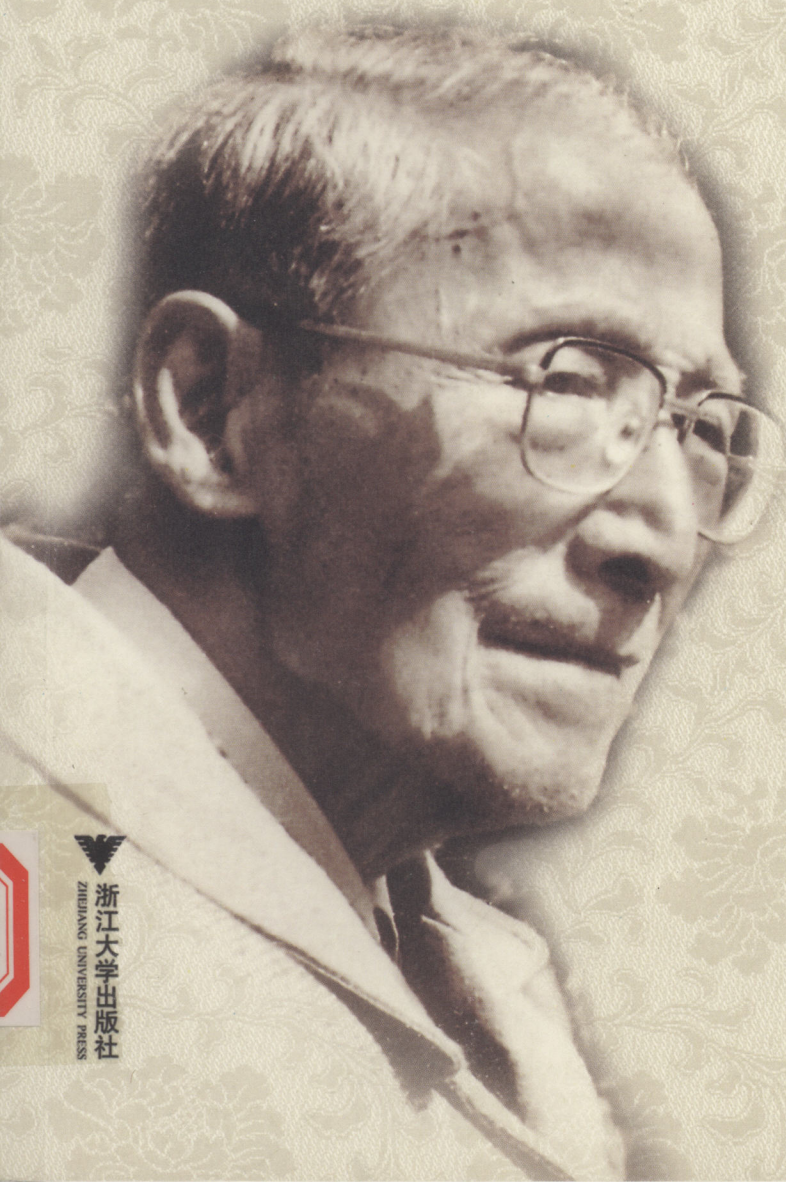


文史說林百一集 正续编

(下册)

姜书阁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姜书阁 著

文史說林百一集

正续编

(下册)

C52
J52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 / 姜书阁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308-07436-0

I. ①文… II. ①姜…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578 号

文史说林百一集 正续编 姜书阁 著

责任编辑 张道勤

特约校理 姜逸波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求是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65

字 数 958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436-0

定 价 160.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文史说林百一集续编

自序

昔于此书初编序中已预为约言，“天假以年，将续有辑著”，今复成此续编，亦得百有一篇，特再申前序所未尽之意，用冠诸篇。

书名“说林”，盖取自《韩非子》篇题《说林》上、下，其后《淮南子》亦有《说林训》，余故沿而用之，以名我书。《史记·申韩列传》言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司马贞《史记索隐》释“说林”云：“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高诱注《淮南子·说林训》释题云：“木丛生曰林，说万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说林，因以题篇。”虽稍迂曲，意亦略同。

前序答或问“题曰‘百一’者，何也”，除百有一篇外，但“幸其百有一得”耳。然友人多以为或亦有取于应璩题其《百一诗》者，是则非余所敢承也。“《楚国先贤传》言：汝南应璩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为应焚弃之。”（用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释“百一”）吾书无所讥切，只以论说文史，期有补于学术，即或不为并世学人所喜，计亦不至“怪愕”而“焚弃”之也。

虽然，前集脱稿二载，值书业萧条，余固知其难于早日印行，故且束置高阁，不亟谋付梓。但犹未虑及吾书必不为当今某些权威人士所容，即令书业复苏，吾稿亦难于通过审核。友生有见我书目

录者，私相建言，请撤除某些评论篇章；不然，则此稿将莫肯为之出版矣。噫！余竟不知当代有若古之所谓“圣人”者出，其著作已“具有某种经典性”，而区区如我者，竟敢不自量力，罔识忌讳，对其著作进行批评，甚至摘误纠谬，则我书之终不为今时出版家所接受，不问可知，若复强欲问世，其终将遭“焚弃”之厄欤！

耄耋之年，但愿著其所以贻后世，固不必及吾身而亲见之也。倘吾稿得留存三五十年，时移世易，“圣人”之气无复今日之盛，则学术上之是非正误，自有能辨之者。吾何忧哉？是故什袭而珍藏之，以待来兹。

姜书阁
一九九〇年六月

目 录

自 序	(1)
1 古人皆不自称字欤	(1)
2 《诗经》、《楚辞》序说	(5)
3 《论语》所言“文学”与“文章”本义	(13)
4 论孔子的教育思想	(18)
5 “东鲁春风”和“南华秋水”有何瓜葛	(25)
6 《左传》庄公言“何以战”与《国语》勾践言“所以战”	(30)
7 金圣叹释《孟子·梁惠王》第一章的新义	(34)
8 《尉繚子注释》多有可商榷处	(39)
9 论所谓“先秦”文学的时代断限	(44)
10 荀子文学不得列于秦代	(48)
11 阜阳汉简《楚辞》两片九字出土的重大意义	(52)
12 君山应有屈原祠	(58)
13 说黄伯思诠释“楚辞”	(61)
14 剖析胡适“传说的屈原”是汉人伪造的“箭垛式的人物”说	(67)
15 一篇从题目到正文从思想到语言都莫名其妙的屈原论	(74)
16 从宋玉《风赋》何讽到柳公权与唐文宗《夏日联句》	(80)
17 以赋名篇不始于宋玉、荀卿吗	(84)

18	《文选·长门赋》作者	(86)
19	东方朔的《诫子诗》	(90)
20	《史记》记鸿门宴远较《汉书》等精彩	(94)
21	扬雄—桓谭—王充	(100)
22	“东汉之初”不能说是“扬子云、班孟坚的时代”	(105)
23	从杨慎《古今谚》谈到桓谭《新论》辑佚	(108)
24	许慎《说文解字》仅“为文字书而非文字学”欤	(115)
25	张衡《归田赋》是“东汉抒情小赋的第一篇”吗	(120)
26	汉朝“鸡人”要“学作鸡鸣以报晓”吗	(124)
27	黄石公《素书》之诞伪	(127)
28	《尤射》文章奥涩非缪袭撰	(134)
29	曹孟德千秋人豪	(139)
30	曹操《蒿里行》“铠甲生虱虱”的出处	(146)
31	诸葛亮《前出师表》秉先帝以昭后主	(150)
32	建安七子当有曹植不当列入孔融	(156)
33	曹植与其兄丕在文学上的贡献	(164)
34	关于应璩《百一诗》几种题解的评断	(169)
35	傅玄是西晋一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	(173)
36	鍾嵘《诗品序》不当分为三篇	(177)
37	《金楼子·立言》所载“卫太子以纸闭鼻”事不可信 ——读《管锥编》随笔	(181)
38	庾信、王褒是被掠入北的吗	(184)
39	读《王无功集》说其《野望》诗	(189)
40	从王梵志到寒山、拾得的通俗诗偈	(194)
41	唐初图画十八学士与图画功臣为二事	(204)
42	从所谓《樊绍述集注》看韩愈的文论及谏墓	(208)
43	柳宗元在永州 ——1981年10月在永州召开的柳宗元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214)
44	白居易《长恨歌》以形传神与“孤灯挑尽”	(216)

45	琵琶女即“酒家胡”耶·····	(220)
46	今传怀素《自叙帖》真迹首六行为苏舜钦补书·····	(224)
47	世所称杜牧《清明》诗当是南宋人伪托·····	(228)
48	《西昆酬唱集》与西昆体·····	(235)
49	欧阳修《醉翁亭记》无足取·····	(241)
50	范祖禹《唐鉴》可为千古金鉴·····	(245)
51	《东坡题跋》自称字号·····	(250)
52	说庄绰《鸡肋编》及方勺《泊宅编》与《青溪寇轨》所记方腊 起义事·····	(253)
53	近人编的三种《李清照集》·····	(257)
54	说《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荒陋不出于刘克庄·····	(262)
55	唐宋人作墓铭有无“庶出不书”例·····	(266)
56	《容斋随笔》是宋人“简洁潇洒”“笔记”散文的代表吗·····	(270)
57	读宋末蔡正孙《诗林广记》·····	(274)
58	读今人点校本《诗林广记》纠谬·····	(280)
59	《宋史·艺文志》第七、八两卷“集类”编纂之混乱·····	(284)
60	吴棫、陈第、顾炎武在古音研究上之贡献·····	(288)
61	儒家论好名·····	(296)
62	从《元史》看元代如何统治汉民·····	(301)
63	读今人标点校订本萨都拉《雁门集》札记·····	(307)
64	《西厢记》第五本非关汉卿所续·····	(312)
65	晚明公安三袁及竟陵钟、谭等的文学革新·····	(322)
66	公安、竟陵文章中字法新奇之例·····	(328)
67	冯梦龙所辑《山歌》才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	(333)
68	读张岱《四书遇》初次点校刊印本·····	(338)
69	李邕嗣《西汉节义传论》与李详《西汉节义传》·····	(346)
70	多尔袞《与史可法书》及史可法答书·····	(351)
71	研究船山思想的现实意义 ——1982年10月在衡阳召开的王夫之学术思想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发言·····	(357)

72	明清小说亦有可为文史考证之资者 ——读《玉娇梨》和《平山冷燕》并及《好逑传》·····	(361)
73	阎若璩集古语为柱联以见其志·····	(365)
74	《曾纪泽遗集》中的清季外交史料·····	(368)
75	读李详《魏生丛录》札记三条·····	(374)
76	清末曾、左如何运用《孙子兵法》·····	(379)
77	骈文家李详指斥桐城派古文·····	(384)
78	说“文心”·····	(392)
79	论画与论诗中的形似与神似·····	(395)
80	画论言“得意忘象”·····	(401)
81	以形象论书法和品诗、评曲·····	(405)
82	诗也应该写得“文从字顺”·····	(415)
83	《三国演义》的文字风格·····	(423)
84	从金圣叹批解唐人诗看今日的“鉴赏辞典”·····	(430)
85	文史研究须有年代学观念·····	(437)
86	文学与地理知识·····	(443)
87	标点古书宜特加审慎,不可粗心大意,信笔为之 ——读校点本《诗源辩体》所感·····	(450)
88	《醒世姻缘传》作者“西周生”不可能是蒲松龄 ——驳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	(454)
89	周作人误引古事·····	(462)
90	看钱基博三十年代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之论“新文学” ·····	(465)
91	“儒家者流”句中“者”字训及其他 ——读《校雠广义·目录编》质疑·····	(471)
92	读《管锥编》随笔·····	(474)
93	从“抟心揖志”即“专心一志”说古文今用·····	(480)
94	读《唐诗百话》拾零·····	(483)
95	“山水诗”、“主题”及“赋”的创作方法辨·····	(487)
96	再论[贺圣朝]与[杨柳枝]·····	(491)

97	王国维的《颐和园词》不是“七言排律”……………	(496)
98	关于中国的韵文文学 ——1984年11月在长沙召开的中国韵文学会成立大会 上的发言……………	(500)
99	从诗词的改革谈到所谓“工业诗”……………	(503)
100	从“楷模”与“模楷”谈起……………	(509)
101	选文应录全篇,不可截去首尾 ——桃源行漫谈陶诗及其他……………	(513)
后 记……………		姜逸波(517)

1 古人皆不自称字欤

余于《“屈原赋二十五篇”臆说》中论及屈子的《卜居》、《渔父》时，曾引及游国恩《楚辞概论》第三篇第八章否定此二篇为屈子所作的文字，其很重要的一条否定理由是：“凡古人自称，多名而不字。”说此“两篇开口就说：‘屈原既放’”，都是称其字原而非称其名乎，并说“显系后人习见屈原的名而随便乱用的，他哪里注意到这个大破绽”。我认为这条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在那里我已作详细的论辩，这里不再复述。

按“古人不自称字”之说，唐人已启其端，至迟到清代中叶孙志祖已明为此论。考明末崇祯间莆田周婴著有考订经史的《卮林》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九）称其“辨证颇为该洽”，卷二《赞刘》第二条题曰“《司马子长》”，引《史通》论汉史曰：

司马迁叙传（按：当指《史记·太史公自序》）巨细备陈，而不书其字，岂墨生所谓大忘也乎？如班固之为迁传也，宜云：迁字子长，冯翊阳夏人。其序云云，至于事终，则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体，不当如是乎？

《丛书集成》初编据湖海楼丛书本排印是书，下有清人孙志祖注曰：

案古人不自称字，见《汉书·匡衡传》注。叙传不出字，亦此意也。《史通》不当以此讥子长。

《汉书·匡衡传》（卷八十一）云：

匡衡字稚圭，……衡好学，……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

颜师古注：“服虔曰：‘鼎，犹言当也，若言匡且来也。’应劭曰：‘鼎，方也。’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

师古曰：“服、应二说是也。贾谊曰‘天子春秋鼎盛’，其义亦同。而张氏之说，盖穿凿矣。假有其书，乃是后人见此传云‘匡鼎来’，不晓其意，妄作衡书云‘鼎白’耳。字以表德，岂人之所自称乎？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乃云匡衡小名鼎，盖绝知者之听。”

今世所传《西京杂记》六卷，目录家大抵均认为是晋葛洪撰，颜师古不信其书，故以为浅俗“出于里巷”耳。此书卷二“闻诗解颐”条云：“匡衡字稚圭，……衡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此即师古以反诘口气言人之有字，盖以表德，岂所以自称者。然亦只就匡衡时诸儒语中“匡鼎来”之“鼎”字而论及《西京杂记》所载衡《与贡禹书》之下署“匡鼎白”，断为后人妄作，而非衡少字鼎，长乃易字稚圭，如张晏所云者。然而颜氏虽发此疑，究只就《汉书·匡衡传》所引诸儒语中之“匡鼎来”而发，并未作更多的深入研究，亦未别举他例下一肯定的结论。周婴在其《厄林·司马子长》先引《史通》论汉史，刘知幾亦只讥司马迁在《自序》中“不书其字”为由于“大忘”；谓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不云“迁字子长”，盖由于全录其“自序”，已明言“其自叙如此”，则“著述之体”理应“如是”也。独孙志祖校阅至此，始特为之作注，谓颜师古“《汉书·匡衡传》注”，已见“古人不自称字”之定论，并谓“叙传（按：指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不出字，亦此意也”（按：言司马迁也是因为古人不自称字，故不在《自序》里说出自己字子长）。这既不全符颜师古的原意，更完全不合刘知幾的本意，甚至也不符合周婴引述此段之意。何以言之？

颜师古只是因为不相信《西京杂记》所载匡衡《与贡禹书》的下款“匡鼎白”之“鼎”为衡小名，因而也否定“鼎”为衡少时之字，所以就做出“字以表德，岂人之所自称乎”的诘问式论断，此与全称肯定的“古人不自称字”，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刘知幾在《史通》卷十六《杂说上·诸汉史》云：“司马迁之叙传也，始自初生，及乎行历，事无巨细，莫不备陈，可谓审矣。而竟不书其字者，岂墨生所谓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传，了无损益，此又韩子所以致守株之说也。如固之为迁传也，其初宜云‘迁字子长，冯翊阳夏人。其序曰云云’；至于事终，则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体，不当如是耶？”刘氏此言，盖责班固所为《司马迁传》不应“仍其本传，了无损益”，至将迁所“大忘”的“不书其字”亦从而遗漏。刘氏之意不在于讥子长，实已明显地指出班固为有失“著述之体”，并示以“其初宜云迁字子长”，方为合体也。刘氏说中并无“叙传不出字，亦此意（‘古人不自称字’）也”的一点迹象。

至于周婴之说，则是：

赞曰：今人相承以子长为司马迁字，诸史传无之。《文选·报任少卿书》作“司马子长”，李善注以为史迁，然未尝明列出处。吕向遂谓：“《汉书》云：‘司马迁字子长，河内人。’”可谓欺妄矣。○孙云：《西征赋》“子长、政、骏之史”，李善注：“《史记》曰：‘司马迁，字子长。’”其妄与吕向同。张衡《应间》有云：“子长谋之，烂然有第。”章怀注：“司马迁字子长，作《史记》。”亦不言出何书。按《论衡》曰：“范、张冤屈，太史公列记其状；邹衍见拘，睢、仪之比也，子长何讳不言？”又曰：“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汉纪》“太史公司马迁上言李陵功，下腐刑”，下文云：“司马子长既遭李陵之祸，发愤著《史记》。”此二书稍觉有绪，亦最先出。○孙云：“《法言》《寡见》、《君子》二篇，亦称‘子长’，在二书之前。”然竟无直书司马迁字子长者，终为不畅，岂非孟坚作始之弊与？

很清楚，周婴在这里是赞同刘知幾《史通》责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没有先叙“迁字子长”为有失著述之体，而此事自“孟坚作始之弊”以后，其他各书如《文选》注、《论衡》、《汉纪》虽皆以司马迁字子长，或以子长与史迁交互使用，然“竟无直书司马迁字子长者”，故终觉不那么通畅。周氏并无一言涉及司马迁是本着“古人不自称字”的原则的。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自颜师古以下，不管刘知幾也好，周婴也好，他们虽都责难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不言迁字子长为失“著述之体”，但

均不曾涉及司马迁在《自序》中是有意地遵守所谓“古人不自称字”的礼制原则的。只有这个孙志祖才把这一原则的创立归之于撰著《汉书·匡衡传》注的颜师古，并又上推到写《太史公自序》的司马迁本人。按：孙志祖为清乾嘉时著名的学者，生于乾隆二年（1737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所著《孔子家语疏证》六卷，考证《家语》为王肃伪撰，得到学者的称赞。又有《读书脞录》七卷，考论经、子、杂家，折衷精详，不为武断之论，亦颇见称于世。但他在周婴《卮林》中注了这条“古人不自称字”，却是有欠审慎的。

早在孙志祖百余年前的明末清初的顾炎武（1613—1682年），在其传世的名著《日知录》卷二十三中，早已考订出古人“自称字”而特著这么一条。其所举例证甚夥，除《汉书》注张晏言匡衡少时字鼎，《与贡禹书》下言“匡鼎白”，及陶弘景书札每以“隐居”（自号华阳隐居）代名，后世多有异议，可不计外，其他自晋王羲之自称王逸少、卢循自称卢子先，唐柳公权自称诚悬、权德舆自称载之、柳冕自称敬叔、白居易自称乐天，至宋陈抟自称图南，皆致人书札或赠诗时明著之于文字者。此外尚有在碑铭、序文中自称字者，如唐人张谓自称正言、张洸自称濯纓、元稹自称微之……皆有文集可证。然此犹是晋、唐、宋时之例，不在汉代以前，或犹不可以证两汉以前之事。亭林最后乃复举先秦之例曰：“自称其字，不始于汉人。家父（按：见《诗·小雅·节南山》第十章，云“家父作诵”。“家，采地；父，字”，《公羊传》之说，是也）、吉甫（按：见《大雅·崧高》第八章及《烝民》第八章均有“吉甫作诵”，其人姓兮名甲，吉甫其字也）、寺人孟子（按：《小雅·巷伯》第七章云：“寺人孟子，作为此诗”，朱熹注：“孟子，其字也”）之诗，已先之矣。”这样强而有力的例证足以使人缄口。不知何以百余年后的乾嘉学者孙志祖竟未之见，而作出相反的结论，否定“自称字”而强调古人“不自称字”。更不知三百年后的现代学者，何以竟也不曾见到顾炎武《日知录》中“自称字”如许坚强之例证，而作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凡古人自称，多名而不字。”真可怪也。

2 《诗经》、《楚辞》序说

《诗经》，原只称《诗》。它和《楚辞》这两部古典名著，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不可不精研细读的书，是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人不可不通读的书；而对于一个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研究什么学科的，都应该至少浏览并选读这两书的某些篇章，从中吸取一些祖国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

《诗》三百篇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古籍中，向无真伪之争者，几乎是只此一种而已。其中的诗篇所跨越的时间是，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共五六百年；地区则包括号称“十五国风”之十五国即今陕、晋、鲁、豫、冀、鄂等六个省的全部或部分的广大疆域；内容涉及的范围尤广，除《大雅》三十一篇及《颂》四十篇属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庙堂歌诗，多具有历史意义而较少涉及社会风情外，其他《风》诗一百六十篇和《小雅》七十四篇中的一部分，则广泛地反映了各地人民的社会生活现实。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这里已深深地扎下根了。无疑，这不止表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族特点。

至于《楚辞》，就西汉后期刘向集为十六卷的专书而传至于今者来看，其第一至第七卷为屈原作品：《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屈原赋二十五篇”，当为全书的主要部分。自此以下，则收宋玉的《九辩》、《招魂》和景差（或屈原）的

《大招》各为一卷(即第八、九、十卷),作者皆屈原同时的后辈;再下则为汉人贾谊的《惜誓》(卷十一)、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卷十二)、东方朔的《七谏》(卷十三)、严忌的《哀时命》(卷十四)、王褒的《九怀》(卷十五)和刘向本人的《九叹》(卷十六)。今通行的王逸章句本则又加入王逸自己的《九思》,为后增的第十七卷。我们知道,依据《汉书·艺文志》,战国时的宋玉和汉代贾谊以下诸人,所作辞赋皆不止今《楚辞》所收那一篇,如贾谊有七篇、淮南群臣有四十四篇、庄夫子——即严忌有二十四篇、王褒有十六篇、刘向有三十三篇。何以刘向皆各只辑入一篇呢?刘向虽没有说明,但从卷八至卷十六这九篇辞赋的内容看,特别是再看看王逸《章句》为每篇所作的题解(或曰小序),就知道这些篇章都是依仿屈原《离骚》、《九章》之体写作骚辞以哀悯和伤悼屈原的。如《惜誓》是:“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复背之也。”《招隐士》是:“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七谏》是:“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其他皆类此,不一一举录。由此可见,整个这部《楚辞》主要是編集屈原的辞赋,而附入以后人依其所创楚调骚辞而作的哀惜或追悯屈子的同类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说《楚辞》一书乃是集录中国古代第一位诗人屈原的诗歌——楚声骚体别集或专集,而附录后人对他的哀挽之辞。后人罕知此义,往往不能说明《楚辞》何以只选录汉人如此六篇,且其作者又不尽属楚,如贾谊为洛阳人,东方朔为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人,王褒为蜀资中人。即如朱熹所为《楚辞集注》即撤除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和王逸《九思》,而另加贾谊的《吊屈原文》(赋),与《离骚》不类;还加了贾谊的《鹏鸟赋》,则不独文体不类,并其内容亦与屈原毫无关系,是可证朱熹殊不知刘向所集《楚辞》之体例与本意也。

如上所述,《诗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楚辞》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的诗歌别集,也就是第一部作家个人的专集。那么,从体裁和内容看,二书有无后先承传关系呢?我的答复是肯定的,否则,我就不会强将二书捏合到一起来之序说了。

班固撰《汉书》,根据成帝时刘向及哀帝时向子歆校书中秘卒业后奏上之《七略》,“删其要”以为《艺文志》,其《诗赋略》“序诗赋为五种”:一、屈原赋家,二、陆贾赋家,三、孙卿赋家,四、杂赋家,五、歌诗家。这就是以屈